



宝鸡市文联编

西秦短篇小說選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PDG

西秦短篇小说选

宝鸡市文联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西 编短篇小说选

宝 鸡 市 文 联 编

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 西 风 翔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75印张 2插页 20千字

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

印数：1—1200

ISBN 7—224—01973—9/I·463

定价：5.70元

目 录

暴风雨.....	莫 仲 (1)
雷公山的残雪.....	蒋金彦 (19)
我的朋友二锁.....	李凤杰 (37)
鱼鲜.....	曹志前 (52)
冰挂.....	杨晓明 (64)
钱包.....	李昶怡 (77)
从纽约到洛杉矶的飞机.....	李 君 (92)
小D毕竟是小D.....	王晓瑜 (105)
复归.....	李志利 (118)
中秋月夜.....	王耘农 (129)
捉鼠记.....	里 子 (138)
西沟里有一片梢林.....	孙惜玲 (151)
梨园村悲喜剧.....	赵麦歧 (164)
白色.....	李艳秋 (178)
驴.....	李明涛 (193)
中午的云.....	田虎林 (207)
幺婶.....	广 宇 (219)

到达子夜·····	一 了 (233)
驼伯醉酒·····	牛 垦 (245)
呵, 父亲·····	张宝萍 (259)
第一只花圈·····	黎 军 (267)
并不连续的日记·····	马友庄 (279)
啊! 公公·····	高 原 (293)
心歌·····	汪润林 (305)
咳嗽·····	刘周社 (320)
猎物·····	刘 闯 (332)
玻璃窗后面的那双眼睛·····	韩正年 (346)
熊胆·····	风 采 (356)
后记·····	李昶怡 (371)

暴风雨

莫 仲

【作者简介】

莫仲，本名孙树淦，江苏无锡人，1951年出生，中小学就读于陕西宝鸡。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《悼春华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过去了，梦……》、中篇小说集《生命在凝聚》、长篇小说《山路几道弯》等。多次获全国、全国铁路、省市及刊物优秀作品奖，并被译成外文向国外介绍。现为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。

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那天，不知谁搞来了几瓶好酒，我们一下午都在宿舍里划拳。

粗犷、疯狂、嘶哑的声音在屋子里轰响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旋律。它使人要哭，却哭不出来；想笑，却又感到一种无可言喻的深切的悲哀……

赵宝亢醉醺醺地端着一杯酒，傻笑着：

“伙……伙计们，我敬……敬大家一杯，祝……祝……”

他“祝”了半天，却什么也没有祝出来。于是也斜着眼，嘴角流着涎水朝我求援：

“秀才，你……你来、来几句……时……时兴的！”

不等我开口，他又打了个酒呃，感慨地摇摇头：

“完罗！全完罗！想当初，咱还是班上的作文尖子呢——”

“唉什么呀！”愣头愣脑的建兴在屋角插了一句，“放躺了的野猪剥掉毛的鸡，落到这个地步，还什么作文尖子不尖子！”

“人家瞧不起咱们，咱自己也瞧不起自己！”赵宝亢梗着脖子不干。

“嗨嗨，今儿喝醉酒变神气了——你老兄卵子大，可惜隔个裤裆，人家看不见！”

“啪！”

酒杯飞向屋顶，眼看着两人怒发冲冠。

“算了算了，别扯这些淡。”谁在劝，声音不紧不慢，“天塌下来又不是砸一个人的头，咱们都摊上了！何必呢——”

“可不。咱郑头儿还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的哪！现在怎么样，还不是只落了一身疙瘩块。喂，郑头儿，你来说——”

“说个屁！喝酒！一醉解千愁！”

“喝！谁要再扯什么语文、算术，是他妈的王八蛋！”

“对！喝！谁不……不喝是他……他妈的小娘养的！”赵宝亢端着酒杯，仰起脖子“咕咚”一口。酒没下肚，突然一伏身，“哇”地大吐起来。屋子里顿时充满了难闻的馊臭。

实际上，宿舍里的空气原本就极度污染，再增添他这点儿馊臭，对整个环境也无关紧要。床上是被汗迹沾得辨不出原色的被单，墙壁上满是斑斑的臭虫血，屋子里有一股浓烈的霉潮气儿，在任何一个角落随手抓起一件衣服抖抖，那里顿时会腾起一股呛人的水泥或煤粉来——翻一下档案袋，你就会知道，稍有一点儿“关系”和“门路”的人，是决不会来这货场当装卸工的！

搜肠刮肚地吐尽了所有的馊物，赵宝亢突然又“哇哇”地大哭起来。哭声压倒了疯狂的嘶吼声。于是，那一个个面色黧黑、神态漠然的小伙子们再一次沉寂下来。

徐小斌第一个站起来走过去。这孩子，今年满打满算也不过十七岁。他和我们不同，是从学校直接分配来干装卸工的。他是我们这里年纪最小、心地最纯净的一个。他甚至敢去邀请女货运员杨玉蕾到我们屋子里来作客！要知道，杨玉蕾可是远近闻名的美人儿！

“宝亢！宝亢！”他拉着赵宝亢的胳膊，想扶他起来。但赵宝亢醉得那么凶，竟把他当成淑媛而狠狠瞪视起来：

“你干……干什么？你还有脸见我么！你那些山……山盟海誓全是放屁！你穿得倒干……干净，比咱哥们儿都……干净。可你心……心黑。你给我……我滚！滚远些！象个皮

……球一样，骨碌骨碌骨碌……”

他滑稽地用双手比划了一个皮球的姿势，突然得意地嘿
嘿笑起来。

大伙儿却都不笑。大家都明白他为什么喝这么多。自从他的女朋友淑媛正式和他摊了牌，他就常常喝酒。他们本是青梅竹马，后来一起插队农村。再后来，淑媛当了打字员，赵宝亢当了装卸工——姑娘嫌男方地位低，吹了，这是多么平凡的故事，简直听得滥而又滥了。但在我们这里，这样的故事却演了又演！

“宝亢！宝亢！”徐小斌又叫。叫不应，于是朝我投来求援的目光。

我正要走过去，突然下意识地感到有谁在阻拦。哦，郑头儿！他阴沉着脸，正闷声不响地抽烟。压得极低的眉毛下，那双眼睛象鹰隼般发出冰冷锐利的光。那神态莫测高深，很象长年在大海里与风浪拼搏的海盗！他是我们的首领。这首领由他当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论年龄，他最大；论经历，他最复杂；论装卸工龄，他最长；论身架，他最高最壮……

我停住不动，我明白他的意思。是的，不必去劝。又能劝些什么呢？

空气真闷热啊！搭眼望去，煤堆上、水泥堆上、田野里、白杨树梢……全忽忽悠悠地飘着一股灼热的气流。这气流是那么难捉摸，在空间一闪一闪。太阳将柏油路面烤得发出一股难闻的焦糊味儿，连卖冰棍的都不再吆喝，远远地站

到树荫下扇着汗……

我下意识地朝天空望去。西北边的黄土高原上已经隐隐约约出现了一条阴霾的黑线。这黑线正以肉眼几乎觉不出来的速度在蓝莹莹的晴空末端推移。

“要下雨了！”谁在轻轻说。

“下吧！下场大暴雨！”谁凶狠地说。

“听说，唐山大地震前，就先是一场暴雨！”

“那才好！震！震他妈个。”

……

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歌声。歌声那么清润，那么欢快，充分显露出歌唱者心中压抑不住的愉悦。是杨玉蕾！她从来没有唱得象今天这样轻松，这样欢快，是什么事情拨动了她的心弦呢？

大伙儿不说话了。不约而同放下杯子，静静地倾听。连郑头儿脸上也闪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柔和来。

杨玉蕾是才从运输学校分来的，整二十三岁。大好年华，黄金时代，身材窈窕而丰满。她没下过乡，家庭不黑，没有在苦涩的碱水中泡过三遭。起初，我们都以为这是位“娇小姐”，肯定相处不好的。然而，事实却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，每回指派我们装卸货物，她总是力图给我们找一块离货物最近的货位，好让我们省些力气。看起来，这是多么微而又微的小事。但是，就因为它，我们都将她看做天使一般。我们终于敢鼓足勇气，和她搭话，为她出力帮忙。她很爽快地指派我们，很爽快地在路遇时大声招呼，很爽快地到

我们宿舍来做客——这是唯一肯和我们交往的姑娘！她使我们在她跟前一举一动都变得文明了，有教养了，那些脏话不知怎么便吐不出口来。哦，杨玉蕾！我们心目中的安琪儿！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如此感激你吗？你对于我们，就象天空那一轮皎洁的月儿，人人都感受到了它那温存的光泽！那是人人生活中都不能没有的——

歌声还在继续。

“对了，我忘了一件事——”徐小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“昨天晚上，我看见她……和一个人去河堤上了——”

象一道电流击中了大伙儿。三十多个人齐刷刷地转过目光来。

“我要撒谎就不是人。我看见她和那个人一块儿走。开始，离得老远——”

沉默。无休无止的沉默。

徐小斌抬头看看大伙儿，害怕了，转身想走。但是郑头儿已经雕塑般堵在门口。

“后……后来呢？”一直躺在地上撒酒疯的赵宝亢突然痴怔怔地坐直身子，心惊胆战地看看大伙儿，问。

“后来，就靠近了——”

又是沉默。沉默。整座屋子象是陷进可怕的地狱里。

“那个人说呀说，连比带划的，她就笑了，还用拳头在那个人背上擂。一共擂了五下——”

屋子里好一阵子没有声息，只听见大伙儿呼哧呼哧喘粗气。

“那个人……是谁？”建兴神情紧张地凑过来，挨着赵宝亢，共同的担心，使他俩肩并着肩。

徐小斌不说话，看了大伙儿一眼。

“是不是……革委会办公室那个……小白脸？”

徐小斌还是不说话，随后拉开门，走了。

明白了！全明白了！一个又一个的姑娘，全被那些“上等公民”勾引走了。那个小白脸，那个成天在编组站机关里吹着电扇，写着“出大力，流大汗，大干促大变”经验总结的干事，那个整天穿得漂漂亮亮的混蛋，他早就觊觎着杨玉蕾了。他已经谈了几次“恋爱”，他一个接一个地勾引，又一个接一个地抛弃。头一回看见安琪儿，他便马上中止了上一次“恋爱”，开始新的进攻。而现在，他胜利了！哦，胜利从来都是属于他、属于他们的！伴随着我们这些装卸工的，却永远是蔑视的眼光和失败的纪录！

郑头儿的脸显得那么狰狞。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种神态。他的额头上，每一道皱纹都在颤动；他的眉端，每一根眉毛都在燃烧；他那两道鹰隼般的眼光简直就要喷出火来。他像一头已经被逼到墙角了的、忍无可忍的狮子。

“呼！”

郑头儿终于用尽力气擂了一下桌子。酒杯、饭碗、碟盘全飞起来，又重重地落下，发出一片刺耳的碎裂声。他突然拉开门，发疯般朝着歌声跑去。

大伙儿全跟着跑去。连赵宝亢也摇摇晃晃地跑去。

起风了，灰沙弥漫，目标很难看清……

歌声戛然止住了。随后响起了那我们曾经无限崇爱的甜润的声音：

“大个子，我正找你们哪！”

郑头儿停住脚。三十几个人忽忽啦啦全停住脚。阴沉的脸，阴沉的眼，配合着天空中阴沉的乌云，一切都显露着凶狠狠的不祥气息。

天真的安琪儿惊讶了，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：

“你们……是怎么啦！又喝多了？”

“先别管我们怎么了。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儿？”郑头儿头一回用粗鲁的口气打断她。

“刚才来电话，编组站翻车了。十分钟内就堵塞了几百节车——”

“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站领导想让你们去抢卸。可是又担心货场外作业，你们不干，就打来电话问我——”

“你怎么说？”

“我呀！”美丽的安琪儿笑起来，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，也露出一一种胸有成竹的自信，“我说没问题！我说你们人可好哪！心肠可熟了！”

“你……真的？”

“当然真的。不信，你去问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是说，你心……里，真的这样想？”郑头儿突然变得非常紧张。

“当然真的呀！”

郑头儿更紧张了，额头上竟冒出汗来。

“行……行呀！我们干，豁上命也干——不过，你也得答应我们——”

“什么呀？我答应。”

“真地答应？”

“当然真的！”安琪儿丝毫没听出郑头儿声音里面的颤抖，很自信地歪着头，“你说吧，是不是帮你们去买酒买烟？”

“不，不是。”郑头儿突然怯生生地看看她，又慌忙避开，“你找……找对象，不要找那些人……那些人都……都……”

安琪儿怔住了。

——“你就……就在这里挑。随……随你挑。咱们这里面好小伙子有的是，看，咱们秀才。”他突然用力抓住我的肩头，不容抗拒地把我推到前面，“多年轻！喜欢看书。有学问。心肠又好。出息一定……了不得。你不知道吧，他正在试着写……写书呢！”

越说越不着边际。安琪儿莫名其妙，瞪大着眼一步一步后退，退到一定距离，才停住脚，看着我们。三十几个人的脸上全流露着那么一种焦虑，一种恳求；三十几个人的表情全是俯首贴耳的顺从和恭恭敬敬的期待。她突然恢复了情绪，用手一指：

“哎呀，看你们的脸。”

我们一怔。

“好黑呀！全是煤灰。”

她咯咯地笑了。笑得那么单纯、天真、爽快。这笑声使我们目瞪口呆。而她，却笑得更欢。随后象只活泼的小鹿，倏然转身走了。

我们全窘迫不堪地目送着她，心头掠过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败者的黯然之感。

郑头儿突然发疯般地用手往旁边一棵树身上猛插。随后停住手，泥菩萨般呆然不动。他的嘴唇开始微微颤抖，好久好久，一滴泪水“噗嗒”落在地上。

“塔涅①。”谁轻轻地嘟囔了一句，“太阳……永远不会……照到我们身上来的……”

赵宝亢又摇摇晃晃朝屋里走去。我们三十几个人也都陆续回到屋里。

远处那道阴霾厚重的黑线已经铺开，张牙舞爪地朝晴朗的南边涌来。耳边已经听到隐隐的雷声，响得很沉闷，很缓慢，象一只空油桶正慢慢地被人推着滚动。偶尔，一个炸雷突兀地在头顶轰响，天空象是掀翻了个儿，象是立即要坍下来……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矮个子的派班员突然在门口出现了。

“紧急通知，全体装卸工，马上去货场外面抢险！”

没有人吭气。大伙儿原先是怎样一种姿势，此刻仍然是那样的姿势。好象门口这个人根本不存在。

①塔涅——高尔基《26个和一个》中的人物。

“都怎么了！犯什么傻！听见没有，赶快去抢卸粮食车！革委会通知的——”

“嗨，这臭虫！”谁用巴掌在脸颊上重重地拍了下。

郑头儿已经恢复了常态，小心翼翼地用手遮着风，划燃火柴点烟，然后深深吸了一口，把未尽的火递给建兴。建兴慢吞吞地吸燃，随后若无其事地一弹。火柴在空中划了道闪亮的弧圈，险些落到派班员的鼻子尖上……

狂风驾着奔涌的乌云，终于像千万匹脱缰的野马兜头压来。铅黑色的云块仿佛是坚硬无比的钢铁，仿佛是一道移动着的城墙。一道闪电过后，紧跟着一声炸雷。雷声越响越烈，像千万门大炮在朝地上猛轰。近乎麻木的我们，却从这威严的震耳的响声中感到一种抚慰，好像要从这雄浑的摇撼中摆脱一种茫然……几位伙计莫名其妙地恢复了活力，赤着脚跑出去，在狂风中兜了一圈，任凭风吹雷震，而后又飞快地返回来。

“伙计们，出来看呀，那边真干起来啦！”

“嗨，衣冠楚楚，全是上等公民！”

“等会儿雨一下来，全成落汤鸡！”

“该！活该！”

“让他们也尝尝滋味！”

“走，去看看他们都怎么出洋相！”

“对，走！走近些看！”

.....

大伙儿突然被一种朦胧的、急需刺激的情绪驱使着，随

手抓一件什么披在身上，朝翻车地点奔去。

外面，黄豆粒大的雨点“哗哗啦啦”地打在地上，将干枯的地面击起一团团的灰尘。还没走多远，就看见编组线上人头攒动。哈，上千包粮食竟全是装在闷罐车里的！这真绝透了！要是干脆翻个底朝天，也就好卸多了。偏偏只翻了个侧身。将一扇车门压在底下，一扇车门正对天空。这样，二百斤一袋的粮食包就得用手托举到头顶，再由车顶上的人接手，一道又一道地朝下传送！

那些人大多是平日里从不干活儿的。他们有男有女，有高有矮，有胖有瘦。正吃力而笨拙地往车顶上搭桥板。桥板很长，却并没多重，顶多有三百斤。近20个人抱着它。有好几位把政治运动中养成的品性用到劳动上来了——双手蜻蜓点水般托着桥板，身子弯躬着离开老远，整个形状象个大虾米。明明自己没出力，眼睛却瞪得溜圆，不停地监督着别人，嘴里还喋喋不休地喊着什么，是激励？是鼓动？听不清楚。可是终于，三百斤的桥板压得他们气喘吁吁，豪言壮语被张开大嘴剧烈呼气所代替……

我们这一伙儿不由自主地神采飞扬起来。哦，也许，我们是出于一种病态——可是……可是我们需要发泄！谁让我们在那个喘不过气来的环境中待得太久了呢？

“好好干呀！争取上光荣榜！”建兴赤膊上阵，嘲弄地向他们喊。

“一、二，加油！一、二，加油！”谁紧跟上吆喝。

他们一怔，诧异地朝我们这些面色黧黑、衣衫褴褛、象